



钻石风波

〔法〕 夏尔·埃格布雷亚著

钻石风波

[法]夏尔·埃格布雷亚著

戴汉武译

新华出版社

钻 石 风 波

〔法〕夏尔·埃格布雷亚著

戴汉武 译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975印张 154,000字

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9,200

统一书号：10203·089 定价：0.65元

译 者 的 话

本书原名《您喜欢意大利馅饼吗?》，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夏尔·埃格布雷亚撰写的一部较有影响的小说。小说通过一桩钻石走私案件，对马里奥一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，提出了懒惰为贫困之源，贪婪为灾祸之根，真正的爱情可以冲破社会地位不同的桎梏这一严肃主题，富于哲理性，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。另外，作品也暴露了意大利社会问题之一斑：黑手党一类的犯罪组织在国内为非作歹，警察与司法机关也无能为力，而遭殃的却是贫苦百姓。当然，作品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贫困的真正根源。

本书承蒙丁一三同志热情赐教，特此表示感谢。

1982年2月

第 一 章

加罗法尼一家的住宅，座落在圣马提奥胡同里。只是到了晚上，一家人才能团聚。白天，家里只留下塞拉菲娜·加罗法尼和她的妹妹热尔索米娜·伊斯波希托，两姐妹互相协作，一起做馅饼。每天清晨，马里奥——塞拉菲娜的丈夫——把这些馅饼装到自己的餐车上，烤热后再卖给顾客，生意还算兴隆。

塞拉菲娜的体重已经相当可观，将近九十公斤，加上个子又矮，因而，在这所超员甚多的屋子里，她那圆滚滚的身躯经常堵塞交通。塞拉菲娜脸上总是挂满笑意，仿佛她投胎人世间的唯一目的，就是做馅饼和生男育女。对做馅饼来说，热尔索米娜是她的帮手，而对孩子们来说，马里奥则分担了她的忧愁。尽管满身丰厚的脂肪损害了她那优美的身段，然而，她仍旧保留着俏俊的容貌。从小就认识她的人，虽数载未见，但一看见她的这幅容貌，马上就能毫不费劲地记起从前她当姑娘时的漂亮模样。

塞拉菲娜泼辣，开朗，感情溢于言表，动不动就爱发火，

而她的怒火就象燃烧着的麦杆一样，一着即灭。整个住宅里，充满了塞拉菲娜的欢笑和叫喊；只是在她偶尔染病时，才不得不缄默不语；一旦她无声无息，全家人就会惶惶不安。病愈以后，只要看见她第一次发火，每个人才会宽慰地吐一口长气。

热尔索米娜比她的姐姐年轻十岁，长得苗条而又俏丽，是本街最漂亮的女人。尽管她已三十三岁，但风韵犹存。她极为注意自我保养，丝毫不贪食，而正是这种贪食，使得她的姐姐身材变形。两姐妹互相了解，相处和睦。

在马里奥·加罗法尼的朋友们看来，马里奥之所以诞生在那不勒斯这座声名不佳的城市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，这是由于上帝的过错。因为他虽是一个那不勒斯人，但从头到脚，看起来都老实得要命。马里奥中等身材，胖乎乎的，娃娃脸，尽管上嘴唇的胡须又黑又密，然而，并没有使这张可爱的圆脸增添半点凶神恶煞的模样。马里奥要是不请老天作证，不追忆自己亡故的双亲，不抱怨自己痛苦的生活，如果人们继续顶撞他，不发誓马上跳进海港自杀，他就不会开口讲话，也不会谈论任何事情。而这一切，都伴随着大量的眼泪，颤抖，呜咽，手势，其变化之快，简直弄得人眼花缭乱。

马里奥同塞拉菲娜之间的口角更是别有风味，对那些爱凑热闹的人们来说，围观这种舌战简直就是一种美好的享受。在那不勒斯老城区，每个人都认识馅饼商马里奥，大家总是在他停车的老地方，等待着他的到来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品尝一下他那美味的馅饼，而且也是为了听听他以自己的独特方

式讲述最新的传闻。所以，马里奥好象活着就变成了那不勒斯传奇中的街头行吟诗人^(注)。

孩子们当中，五岁的本尼迪特和三岁的布鲁娜最小，他们呆在家里。十四岁的吉乌塞普和十二岁的帕美拉，上午十点左右结伴出门，晚上才能返家，一般口袋里都能装点钱回来。九岁的阿尔弗里多和七岁的托斯卡，午后才携手离家，在妈妈硬性规定的路线上溜达，向碰到的过往游客乞讨要钱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，绝对不许相互分开，任何借口也不行；否则，将会饱餐一顿耳光。

至于阿尔多和劳丽塔，这是两个最大的孩子，他们是双亲的骄傲。在整个那不勒斯老城区，很难碰上一个比阿尔多更加漂亮的小伙子，也很难碰上一个比劳丽塔更加俏丽的大姑娘。

阿尔多二十五岁，眼睛又黑又大，头发髻曲，身材健美，上过他当的姑娘们，一看见他的身影就感到痛苦。对老城区的所有母亲来说，他的出现就意味着恐怖。阿尔多聪明过人，无论事情是多么微妙，他都能得心应手地办好，因而颇负盛名。但在实际上，任何人基本上都不了解他，或者说完全不了解他，因为他厌恶的就是工作。照他看来，假如上帝想让他成为一个苦力工人的话，就不会让他降生到那不勒斯。阿尔多成天在城里闲逛，双手插在衣兜里，趾高气扬，漂忽不

(注) 在意大利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里，涌现出了许多有名望的诗人，他们在街头上吟诗、演讲，颇得民众的欢迎，死后声名更盛。

——译者

定。最后，总是逛到港口，与自己臭味相投的小伙子们汇合，大家一起耐心地等待上帝每天的恩赐：给他们分派一些游客，从这些游客身上赚几个里拉^(注1)，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。

度过了十八个春秋的劳丽塔，同自己的丈夫、二十四岁的乔万尼·培利札齐生活在一起，他们已经做了一年的夫妻。劳丽塔在公园里出售柠檬饮料，从家庭总收入中领取自己的份额。至于乔万尼，他的职业——要是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话——同阿尔多一样，在那不勒斯充当外国游人的导游员，从这些游人身上赚几个小钱；另外，也从一些法律并不允许的小勾当中谋点微利。

罗科·伊斯波希托——热尔索米娜的丈夫——作为一个那不勒斯人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个子。如果不是生活在马里奥身边的话，他倒能算是一个舌长嘴快的人。罗科祖籍皮埃蒙特^(注2)，爷辈们喜欢做修修补补的零活，而父亲则是一个十足的懒蛋；罗科继承了这两种性格，并试图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揉为一体：制造那不勒斯《纪念章》——这种小玩意既丑陋，又廉价——只好推销给他认为缺乏艺术涵养的外国游人。罗科非常喜欢自己的热尔索米娜，使他感到失望的是，热尔索米娜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，以致香火无人接替。

迪诺·加罗法尼，是马里奥的弟弟，与家里其他成员相比，显得格外突出。他身高一米八，瘦骨嶙峋，惜言如金，一

(注1) 意大利货币。——译者

(注2) 意大利北部山区。——译者

一旦决定开口，总会提出极好的点子。迪诺迷恋于渔民生活，成日勤扒苦做。他想，即使日后不能腰缠万贯，至少也得略有积蓄，家里人都不太理解他的这种秉性。

迪诺独身度日，职业迫使他早起早睡，除了吃晚饭时，大家总是见不到他的身影。全家人特别喜欢迪诺，同时，对他多少也有点畏惧。他从未娶过妻室，男人们说，这是因为他自私自利，又说他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塞拉菲娜则比较罗曼蒂克，她常常窃窃私语，说什么小叔子的生活中掩盖着某种隐秘，他始终忠于自己昔日的情人。但是，没有一个人胆敢当面问他一句，他罕有的无声愤怒，使得旁人惊恐万分。

这一家的住宅只有四间小室，外加一间厨房。这么一大家子人凑在一起，显然拥挤不堪，虽然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，但是，他们的生活却过得非常和谐。自从劳丽塔和乔万尼婚前出现的吵闹以来，大家想不起有什么大的口角。

十五个月以前，圣马提奥胡同里喜欢播弄是非的女人们相继告诉塞拉菲娜，一段时间以来，她的大女儿常常同乔万尼·培利札齐幽会。如果说加罗法尼太太对大儿子的放荡行为采取最大的宽容的话，那么，对大女儿劳丽塔的名声却恰恰相反，不肯作出丝毫的让步。她一听到预告，就马上监视起女儿的行踪。她发现自己的女儿同乔万尼厮混在一起，拥抱接吻，其方式使得妈妈一看就明白，沉湎于热恋之中的女儿再也不是什么黄花闺秀了。为此，她火冒三丈，怒气冲冲地奔回家里，越是沉默不语，心中的怒火就越是难以压抑。劳

丽塔回来了，朝妈妈伸过脸去，让她作晚上的接吻；塞拉菲娜上来就给了她两个耳光，姑娘仰面倒在地上，想张开嘴呼叫，可是，一时吓懵了，竟喊不出声来。其他人不知道内情，各自盘算了一阵以后，想上前劝解；可是，塞拉菲娜却劈面问道：

“你们想跟她一起反对我吗？你们还想支持她？支持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？支持一个我把她当成圣母一样扶养，而她却败坏了我的声誉的臭丫头？你们同她一样，都是坏东西吧？”

即使是马里奥，一下子也被问得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。劳丽塔嚎啕大哭，小孩子们看见姐姐哭了，也陪着时高时低地哭喊起来。可是，这一场多音调的大合唱仍然无济于事，大概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压住塞拉菲娜的怒火。只见她抓起大女儿，强迫她坐下；她那丰腴的身躯愤怒地颤抖着，犹如一根竖起的圆柱，晃晃悠悠地立在女儿面前，看了实在叫人害怕。

塞拉菲娜大声吼道：

“喂，贱货！你决定开腔吗？你同这个乔万尼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啦？”

“我……我爱他……。”

“呵，上帝！知道这种事！可是，不要脸的东西，你是不是从他那里知道了爱情是什么玩意呀？你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，要是你不对我说实话，看我当着大家的面掐死你！你是这个流氓的情妇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。”

塞拉菲娜绝望地打了一个嗝儿，她转过身来，对家里的其他人问道：

“呵，老天爷！你们还在等什么呢？怎么不来拦拦我呀？难道没有看见我准备拍死她吗？”

大家一下子拥上去，有的替她抱屈，有的对她奉承，有的吻她，甚至还有人让她喝了一滴专为病人保存的白兰地药酒；哄哄拍拍，要她平息一下怒气。

阿尔多靠在墙角里，气得直哆嗦；他心中暗想：乔万尼背叛了自己……小伙子爱上了劳丽塔，这倒不足为怪，因为阿尔多知道自己妹妹的美貌。可是，乔万尼没有把阿尔多当成心腹，对阿尔多来说，这是一种背信弃义，是一种污辱，为了荣誉，为了雪耻，他需要报仇。

阿尔多离开墙角，大声宣布：

“我找乔万尼去，要他对我说清楚……！”

劳丽塔恐怖地尖叫一声，请求哥哥不要去伤害自己的心上人。然而，她万万没有料到，回答她的却是母亲的又一记耳光。于是，劳丽塔横下心来，立地发誓，马上要去寻死。这一突然发作，使得家里人都怕得要死，顿时一个个慌了手脚。

塞拉菲娜猛然忘掉了自己的恼怒，一时雨过天晴。她同以前一样，把女儿抱起来，放在自己的膝前。

“好啦……，好啦……，我的安琪儿……，我的劳丽蒂娜
(注) 宝贝……，我的小心肝，你怎么说出这种自寻短见的话

(注) 劳丽塔的爱称。——译者

来？你想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妈妈活活气死不成？你就这么喜欢乔万尼这个无赖吗？那好，你爱他吧！好啦……，你高兴了吧？”

“呵！是的……。但是，他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……他怎么啦？”

“他不想结婚……。”

沉默，孕育着暴风雨的沉默。然而，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，塞拉非娜并没有大喊大叫，反而温和地说：

“我相信，他会同意的，特别是我去找他说说，他就更会同意了。”

帕奥拉·培利札齐正准备为丈夫乌哥和儿子乔万尼上汤，猛然听见楼梯上传来一大群人嘈杂的脚步声；她立刻停住，侧耳听了一会，小声问道：

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乌哥是海港的木匠，工作繁重，一回到家里，感到骨头都好象散了架似的。同时，也为自己有一个象乔万尼这样的儿子感到忧愁，因而，对生活中的琐事从不关心。他想对妻子说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还是为自己准备晚餐为妙。可是，话还没来得及出口，大门就开了，塞拉非娜出现在面前，后面跟着马里奥、阿尔多、迪诺和罗科。乌哥站起来，说道：

“这是干什么？荒唐……！”

加罗法尼太太迎上前去，以威胁的嗓门大声回答：

“败坏我女儿的名誉，这难道就不荒唐？”

乌哥看了看自己的儿子，儿子既不敢吭声，又显得惶恐不安。乌哥问道：

“又是你，嗯？”

加罗法尼一家的男人们虽然一声未吭，却吓得可怜的帕奥拉失去了理智，甚至感到没有力气张嘴叫喊。

乌哥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你们同他去解决吧……。”

塞拉菲娜一把抓住乔万尼的衬衣前襟，把他提起来，问道：

“喂，流氓，恶棍，窝囊废，懒蛋鬼，当着我的面，你向劳丽塔求婚吗？”

小伙子做梦都想到美国去，完全没有考虑到结婚。他回答道：

“请听我说，太太……。”

“我正在这里听着呢！”

乌哥开始喝汤，好象根本不关心这件事情似的。

“我太年轻了，还不能结婚……。”

一记有力的耳光，迫使小伙子赶紧闭上嘴巴，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

“让她变成你的情妇，你就不嫌自己太年轻啦？”

乔万尼本来就是一个软骨头，在威风凛凛的塞拉菲娜面前，只好投降求饶。

“好的，我同她结婚，同劳丽塔结婚……。”

一群人准备整整齐齐地打道回府，可是还没有抬脚，乌

哥发言了，他要谈谈自己的感受。只听乌哥说道：

“我并不以为你们干了一件得意的事情！”

不肯示弱的塞拉菲娜回答：

“请您不要发愁，培利札齐，他会走正道的，我会看管他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只会感谢您为我们甩掉了这个包袱！”

两个月以后，全家人为他们举行了婚礼。劳丽塔同丈夫一起，居住在圣马提奥胡同里的家中。

时值七月。

一天晚饭后，正当劳丽塔和帕美拉准备收拾餐桌上的碗筷时，马里奥·加罗法尼命令道：

“劳丽塔，你带孩子们睡觉去吧。你看着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来打搅我们，我有要事要讲……！”

把帕美拉和吉乌塞普当成小孩子看待是不公道的。可是，看见父亲讲话时那种激动、严肃的样子，他们当然不敢反驳这一决定，何况看到自己的姐姐劳丽塔尽管已经结婚，也同样被排斥在谈话之外，因而，他们就更无话可说了。

迪诺正准备回到自己的阁楼上去，听到马里奥的说话口气，也停住了，随即点燃了一支雪茄。

当孩子们消失以后，马里奥宣布：

“我不想让孩子们听到，因为事情是严重的，……也……也是危险的……”

言词吞吞吐吐，神色似喜又惊；如果说每一个意大利人

都是一个未经训练的喜剧演员，那么，可以说每一个那不勒斯人都是一个熟练的滑稽大师。

塞拉菲娜却不理会丈夫的这种装腔作势的姿态；她马上问道：

“你出什么洋相呀，马里奥？”

马里奥冷冷一笑，作出一副未能被人赏识的痛苦模样。随即，他请全体人员作证，说道：

“这就是一位同我认识了将近三十年的妻子的态度。为了她，我在工作中耗尽了精力；为了对她表示尊敬，我让她生养了八个孩子；可是，就在我向她宣布一条使自己感到震惊的消息的时候，她却问我是否在出洋相……。噢，假如我克制不住自己的话，就会马上去投水自尽，生活对我来说是多么残酷呵！”

尽管塞拉菲娜心里知道，自己的丈夫说的同想的并非一样，但还是止不住热泪满眶。

罗科则不善于动感情，催促道：

“克制一下吧，马里奥。赶快对我们说说，你想说些什么呀……？”

马里奥迅速地扫了大家一眼，看见每个人聚精会神的样子，马上就忘记了妻子刚才突然插话带来的烦恼。他说：

“同我相比，有些人更不幸。但是，更多的人却比我们幸福。我经常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不属于这些幸福者之列呢？我们知道自己的困境，是不是？……但是，使我感到高兴的是，我们能够买下一幢房子，住得比现在更加宽敞；给女人

们买一个带电炉的新炉灶，用来烘烤馅饼；给迪诺买一条摩托快艇；给罗科买一间作坊，给劳丽塔买一辆‘维斯帕’牌三轮送货车……；给乔万尼和阿尔多嘛……”

大家好象不应该知道给两个小伙子买些什么似的，因为迪诺打断了马里奥的话，大声吼道：

“我明天还得早起，马里奥……！我已经超过了听神话故事的年龄。”

“这不是神话故事！”

注意力又集中到了马里奥的身上，他很满意自己的吸引力。

马里奥降低了嗓门，以致语音都有些含糊不清，大家不得不支棱起耳朵，朝前倾斜着身子。

“你们知道，长期以来，我不是希望为他们工作吗？”

大家一下子还弄不明白马里奥的言外之意，热尔索米娜更加性急，她问道：

“他们是谁？”

马里奥轻声细语地回答：

“绅士们……”。

每个人都如同遭到了霜打的禾苗一样，一动不动地凝结在自己的座位上。

“绅士们……！”他们隐隐约约地知道，这是一些强有力的陌生人，领导着一种类似黑手党(注)的组织。对这些人，警

(注) 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，后发展到美国，成为一种秘密的犯罪组织。——译者

察都承认无能为力。他们也知道，绅士们从不宽恕叛逆行为，任何人也不知道他们雇用何人。

沉寂中，马里奥接着说：

“在他们看来，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太弱小，也太贫困……，象我们这种人，正是他们需要的……，别人不会注意我们这种人……。事情涉及到一次运输任务，把价值五千万里拉的钻石送到热那亚……。”

“五千万里拉……?”热尔索米娜惊呼道。

“从这笔数目中，我们能获取百分之二的报酬……，也就是说，一百万里拉！你看这不是神话故事吧，迪诺？……绅士们害怕的是车站和公路，他们作好了安排：两个穷小子，到热那亚去作泥瓦匠，乘一条货轮去，在船上帮助船员们干活，以此来付船费，这样就不可能引起旁人的注意。小伙子们带着钻石，同时带着雇佣他们的企业的一封信，所以，即使警察也不会怀疑……。啊！绅士们是强大的，也是狡猾的！在热那亚，小伙子们在指定的地方将会碰到两个人，对这两个人的暗语是：‘您喜欢意大利馅饼吗？’如果对方回答：‘只喜欢在马法尔达山巅饭店里吃过的。’那么，就可以把钻石交给对方，作为交换，对方将会交给小伙子们一样东西，以便带回到那不勒斯来。其他的我就知道了。这样，任务就算大功告成，我们会获得一百万里拉的报酬……。运河胡同的鞋匠科斯坦蒂诺·加拉齐向绅士们推荐了我们，这个人是一个真诚的伙伴。你们对我说的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大家什么意见也没有。这么大的一笔收入，对他们具有